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一期；65-96頁  
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3年12月

## 敦煌寫卷 P.2704 及其相關寫卷研究

劉鑒毅\*

### 【摘要】

敦煌寫卷P.2704可分為〈三冬雪〉與〈千門化〉二組「重句聯章」之吟唱歌辭，其體裁為俗講變文受民間雜曲歌謠影響之唱辭。其形式由「入言」、「平吟」、唱辭與「側吟」所組成。其中「平吟」與「側吟」之注記，即「平調」與「側調」，與變文之注記不同。P.3618〈秋吟一本〉之內容乃法師於朱門講唱經文後為勸募冬衣之吟辭，而P.2704寫卷則為P.3618寫卷之改作，作為一般僧尼沿街吟唱望濟寒衣之歌辭。

P.3618與P.2704〈三冬雪〉寫卷之內容乃出自文學素養極高之法師或都講，而P.2704〈千門化〉則為山僧所作。P.4980〈勸人布施文〉之作者為學問僧談信。P.3618與P.2704〈三冬雪〉之內容撰寫於吐蕃統治沙州時期（748~781）。由於〈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與形式相近，後人遂將二首唱辭傳抄於一卷，以「次下則也」作為劃分。學者不察，或於原文妄自增刪以為劃分之論據，或誤錄為「次下側也」，導致此二首歌辭分合之訛誤。

此四寫卷之內容，除了記載當時之佛典經律外，亦反映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一般僧尼困窘之生活環境與對故國之悲思。此外，亦間接反映晚唐一般民眾之宗教態度與僧尼地位之低落。

**關鍵詞：**P.2704寫卷、秋吟一本、三冬雪、千門化

---

\* 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 Studies on Dun-huang P.2704 Write Roll and Write Roll Relevantly

Liu, Chien-Yi\*

### Abstract

Dun-huang P.2704 write roll can divide for 'San Tung Hsueh' with 'Chien Men Hua' two lyrics of singing of group 'Chung Chu Lien Chung'. Its types is a result that 'Pien Wen' influenced by 'Tsa Chu'. Form of it from 'Ju Yen', the 'Ping Yin', and 'Tse Yin' libretto. Among them 'Ping Yin' to write with note on 'Tse Yin', namely 'Ping Sheng' and 'Tse Sheng', different from becoming gentle. Content on P.3618 'Chiu Yin I Pen' Buddhist monk in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say sing after gentle, for solicit contributions what winter clothes sing. P.2704 is the adaptation of P.3618, it is the general Buddhist monk that sings along the street, hope to get and offer the lyrics of the clothes.

P.3618 and P.2704 'San Tung Hsueh' speak not singing being the gentle to come from by literary attainments very high 'Fa Shih' or 'Tu Chiang', the author that and P.4980 'Chuan Ten Pu Shih Wen' is Tan Hsin. P.3618 and P.2704 'San Tung Hsueh' write when the Tu Fan governance the Sha Chou once (748~781). Because 'San Tung Hsueh' with 'Chien Men Hua' content and it close very form, copy together these two pieces person not for the future, divide with the 'Tzu Hsia Tse Yeh'. The scholar does not know, some increase or delete the characters without authoriza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as the foundation that divides; Some is it become 'Tzu Hsia Tse Yeh', make two these division of lyrics produce the mistake by mistake to write.

The contents of these four write rolls, besides recording the Buddhism classics at that time, reflect too that Tu Fan governance Dunhuang period once, general Buddhist monk's poverty-stricken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miss to the country. Reflect late Tang general people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too in addition, and low state, Buddhist monks and numbs of status.

**Keywords:** P.2704 write roll, Chiu Yin I Pen, San Tung Hsueh, Chien Men Hua

---

\*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Mingdao University

## 一、前言

自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寫卷中所蘊藏豐富之詩文辭曲等文學材料，已廣為學者所注目，並先後幾經整理編輯，校錄成冊，成為學人研究與參考之重要依據。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P.2704寫卷正面題有〈曹議金四疏〉，背面則有〈不知名唱文用三字句〉、〈贊梵本多心經〉與〈贊行經〉。本文所論及P.2704寫卷，僅就寫卷背面王重民所題〈不知名唱文用三字句〉之內容作為論述。任半塘《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將〈不知名唱文用三字句〉中前十五首歌辭擬補題名為〈三冬雪〉，副標題為「望濟寒衣」；後七首歌辭擬補題名為〈千門化〉，副標題為「化三衣」。之後復將此二組歌辭收入《敦煌歌辭總編》之「重句聯章體」中。<sup>1</sup>

〈三冬雪〉與〈千門化〉這二組歌辭原抄寫於P.2704寫卷之背面，〈三冬雪〉在前，〈千門化〉緊接於後。與此兩組歌辭有關之寫卷尚有S.5572、P.3618與P.4980寫卷。其中只有P.3618寫卷有題〈秋吟一本〉，其他則無題。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將S.5572寫卷擬題為〈三冬雪詩〉，而P.4980寫卷則擬題為〈勸人布施文〉。其中P.3618〈秋吟一本〉經啓功校錄後收入《敦煌變文集》卷六。之後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一文主張將P.2704、S.5572與P.4980三個寫卷統一擬題作〈秋吟一本〉<sup>2</sup>，而潘重規先生復將S.5572與P.2704寫卷擬題為〈秋吟一本（二）〉，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由上述可知，學者對P.2704及其相關寫卷之文體歸類與題名，或視為詩、文，或視為曲子辭，或視為變文，可謂仁智互見，並無定論。

目前所見對P.2704及其相關寫卷之研究，有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試說P四九八〇及「秋吟一本」之相關寫卷〉、施謝捷〈伯三六一八《秋吟一本》校補〉、郭在貽、張涌泉、黃征〈《秋吟》和《不知名變文》三種補校〉、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之校訂、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中之校釋與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綜觀這些研究成果，大抵偏重於寫卷文本之校錄補正，對寫卷內容作深入探析者甚少。郭長城雖曾試圖釐清P.2704

<sup>1</sup> 筆者審閱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微卷，〈三冬雪〉與〈千門化〉當抄寫於P.2704，任半塘於《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與《敦煌歌辭總編》中，均誤植為P.2107。又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與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亦將〈三冬雪〉與〈千門化〉誤植為P.2107。筆者查P.2107寫卷當為〈思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二〉。

<sup>2</sup>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見《敦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5。

及其相關寫卷之關係，並比較其中異同，然著墨有限，論證亦稍嫌不足，尤其對寫卷之作者、撰寫年代及寫卷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之反映，往往點到為止，未見有更深入之探討。本文之研究，立足於前輩學者之研究基礎上，欲就寫卷之形式、內容，作更深入、更廣度地探討，以補充前人研究之不足，或匡正前人研究之訛誤。

本文首先對P.2704及其相關寫卷之體裁與題名，透過與講唱經文、曲子辭之形式相互參照比較，進行探源與梳理。其次就寫卷內容之用辭進行歸納分析，比較其異同，並就寫卷之內容，配合敦煌史實之考證，探索寫卷之作者與撰寫年代。最後分析唱辭中所反映當時僧侶之生活概況，以凸顯其現實意義。

## 二、P.2704 及其相關寫卷之體裁

### (一) 殘存講唱經文之形式

關於P.2704寫卷與S.5572〈三冬雪詩〉、P.3618〈秋吟一本〉之體裁，郭長城與潘重規先生均將其視為俗講變文，收入《敦煌變文集新書》，然而任半塘卻將P.2704寫卷視為曲子辭。其中孰是孰非，確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就唐代俗講變文而言，講唱經文有其固定程序，如向達《唐代俗講考》載：

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座了；便素唱經文了；唱日法師自說經題了；便說開讚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法師科三分經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名字了；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贊了；便施主各發願了，便迴向發願取散。<sup>3</sup>

然此講唱儀式並非固定不變，可視講唱之對象及場合而調整。如潘重規先生於〈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三八〇八號寫本〈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無押座文，原因在於此文乃替皇帝祝壽之俗講，理所當然不需押座文，故開講前逕用恭祝聖壽之文字代替押座文。<sup>4</sup>由此可知，俗講之儀式可因地制宜。

<sup>3</sup> 引自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頁50。

<sup>4</sup> 潘重規先生：〈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見《孔孟月刊》第28卷第1期，頁22。

至於俗講之軌範與其本之體裁，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云：

講前讚唄，今所見押座文是。次唱經題名目。次就經題詮解，謂之『開題』。亦作『發題』。次入文正說。正說時先摘誦經文，謂之『唱經』。次就經文解說。又次吟辭偈。如是每摘誦一次經文，即繼以說解吟辭各一段，至講畢為止。講畢，又讚唄。<sup>5</sup>

就孫氏所言，可知俗講之軌範，於講唱經文後，繼之以說解之吟辭偈。對照P.3618〈秋吟一本〉之起首，即「□□言：澄潭萬丈，潛龍之必奪錦麟……此乃經文□罷，偈讚休吟，謹課巴辭，略申讚嘆。」可知〈秋吟一本〉乃師僧於經文講唱完畢，繼之以募化冬服之講唱吟辭。觀其起首引言式之開場白，有如俗講之「押座文」；後之「駢文」，如同俗講中之經文解說；之後標注「吟」、「斷」之吟辭，則類似講唱經文中之「吟辭偈」。循此反覆，至講畢為止，其體裁形式宛如俗講變文。足見P.3618〈秋吟一本〉之體裁與講唱經文之體裁形式稍異而實同，前輩學者將其視為俗講變文，頗為合宜。

至於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體裁，與講唱經文亦有類似之處。<sup>6</sup>觀P.2704寫卷之開頭即云：「沙門入言：如來典句，蓋不虛拈。」<sup>7</sup>而P.4980〈勸人布施文〉開頭亦云：「(大聖觀音菩薩三念)竊以如來典句，蓋不虛拈。」可知此二寫卷亦保留俗講之押座文形式。其次俗講儀式有「唸佛」，而P.2704寫卷與P.4980〈勸人布施文〉亦有「唸佛」。如P.2704寫卷於「略呈雅韻」句後有「念菩薩」，而P.4980〈勸人布施文〉之開頭亦有「大聖觀音菩薩三念」，且唱文中亦間入「大聖觀音菩薩」與「大聖」等佛號，足見此二寫卷之形式與講唱經文之形式頗為近似。又P.2704寫卷中有「平吟」、「側吟」之注記，而講唱經文中之吟辭偈亦有「吟」、「平」、「側」、

<sup>5</sup> 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收入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頁70。

<sup>6</sup> 細察S.5572〈三冬雪詩〉，寫卷殘損過甚，字跡大多漫漶難以辨識，惟就其中稍可辨認者，與P.2704寫卷對照，文句全然相同，然書法墨跡拙劣，故可將此二寫卷視為同文異抄。

<sup>7</sup> 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與郭長城《敦煌變文集佚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二文均錄為「沙門△言」；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與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文史》第38輯，頁158）則錄作「沙門入言」。按當以「入言」為宜。就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P.2704寫卷之書法觀之（圖一），其字跡雖然不是很清晰，然就其筆劃之映帶，仍可分辨，當一斜撇入筆後往左上輕挑，提筆於空中劃一圓弧，再尖鋒入筆往右下方一頓，順著筆勢迅速提筆收鋒以承接下一個「言」字。此外就此字之筆勢與結體而言，並無「△」字之轉折及橫劃。再就詞彙之意義觀之，宋元說書人於開講正文之前，往往會先講一段小故事，這段小故事就稱為「入話」，顯然這是沿襲唐代俗講中之押座文或緣起而來。而宋元之「入話」或為此卷中所謂之「入言」，即變文講唱中之開場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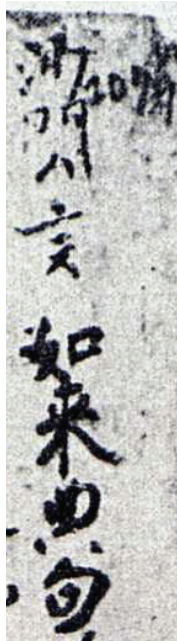
「側吟」等注記，亦可佐證此一寫卷之體裁必然與講唱經文有關。

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體裁雖殘存講唱經文之形式，然其「平吟」、「側吟」等注記是否等同變文中之「平」、「側」等注記，實有待進一步考證。又P.2704寫卷內容乃以「平吟」、「側吟」所注記之唱辭為主，而俗講變文之內容則以講唱正文為主，兩者仍有分別。故斷然以P.2704寫卷所殘存變文之形式而判定其為變文，恐得再商榷。

## (二) 俗講變文受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

P.3618〈秋吟一本〉中有「吟」、「斷」等特用辭語，而S.5572〈三冬雪詩〉與P.2704寫卷亦有「平吟」、「側吟」等類似用語。究竟此「平吟」、「側吟」是否等同俗講變文中之「吟」、「斷」？鄭振鐸於《中國俗文學史》中云：

『吟』、『斷』、『平』這一類的特用辭語，(像《維摩詰經變文》用的這一類的辭語便最多)大約也不外乎是『詩曰』、『偈』之意；故其間用處相同而用辭不同的地方很多。即作者們自己似也是混用著的。<sup>8</sup>



宋·米芾《草書帖》  
之「入」字寫法



宋·蘇軾《寒食帖》  
之「入」字寫法

圖一：P.2704寫卷之「沙門入言」

<sup>8</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164。

可知〈維摩詰經講經文〉中之「吟」、「古吟上下」、「詩」、「平詩」、「側」、「偈斷」、「白」、「白語」等用語，俱為講經底本上之注記。然而這些注記是否如鄭振鐸所言，隨著作者不同可能有不同記法，甚至同一作者也有可能混用，故無固定用法？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一文指出：

講唱經文本之吟辭，今以維摩詰經講唱文考之，有長短兩種。短者多七言八句，略同律詩，標注曰「偈」，或曰「詩」。長者句亦七言，中間時雜以長短句，結句引起經文者，句八字或九字不等，其體略如詩家之古風歌行；卷中標注曰「吟」，以別於經文之「唱」，無標文體之「詩」「偈」字樣。此長短二種，短者即後來辭話中之詩；長者即辭話中吟唱之辭。……長偈既標曰吟，則偈之短者，雖不注吟，亦當以吟出之。

短偈注曰「平詩」，曰「斷」及「斷詩」，曰「經」及「經平」。長偈注曰「吟」，曰「平」，曰「側」及「側吟」，曰「平側」，曰「斷」。以今考之，平謂平聲，側謂側聲，平側謂側聲與平聲。……文中所附短偈，其注文雖因聲歌而異其色目，且有失注或不注者；然大抵皆是押平聲韻之七言八句詩……凡短偈注「平詩」「斷」及「斷詩」者，只可施於白文中間，或附長偈之前後，絕不能作為起經文之用。

今所見維摩詰經講唱文，其中短偈，大抵皆是七言八句，近於七律。其句法整齊，絕無新變。長偈則不然，其體或一律七言；或三言兩句後，繼以七言三句（此三言兩句相當於七絕之第一句，此體在長偈中多連用之）。或三言兩句後，繼以七言七句（此三言兩句，相當於七律之第一句，此體在長偈中多不連用）。<sup>9</sup>

從孫氏對〈維摩詰經講經文〉之考察，可知講經底本上吟辭之注記名稱甚多，然其用法大抵仍有規則可循。所謂「吟」、「斷」與「側吟」，俱為講經底本上之詩偈，惟有長短之別。若以孫氏之說檢視P.2704寫卷，從「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全無一事衣，如何御被三冬雪」至「苦再三，軒砌說，未沐恩光難告別；迴身點檢篋箱中，施交御被三冬雪。」共十六首；從「三冬月，九旬罷，護戒金園僧結夏；賞勞施設律留文，三衣佛勅千門化」至「雖是僧，性閑暇，唯有炎涼未免也；除非證果離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共七首，皆為三三七七七之句式，確為孫氏所謂長偈且多連用之者，然其辭前未有注記。從「秋風忽爾入僧局」至「遂將肝膽一時傾」、「佛留明

<sup>9</sup> 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頁56、57、66、67。

教許家提」至「願開恩惠賞家提」，皆為七言八句，近於七律，此乃孫氏所謂之短偈，然辭前標注「側吟」，顯然與變文之標注不同。至於「當星月，護含生，恰到秋深愴客情……願同山獄與滄溟。」則為三言兩句繼以七言七句而不連用者，亦為長偈，然其辭前則不注或失注。而「卅歲離家如幻化」以下七言四句，近於七絕，當為短偈，其辭前則標注「平吟」。從以上之對照比較，可知P.2704寫卷之「平吟」、「側吟」注記，與俗講變文之吟辭注記用法相異，故將P.2704寫卷視為俗講變文，恐有不妥之處。又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一文指出，P.2704寫卷與變文〈秋吟〉主旨相同，言語相近，與變文有密切關係，或為變文中插曲，於變場中作歌唱之用。<sup>10</sup>然若就寫卷內容所謂「奉寶偈於長街」，可知此寫卷為師僧沿街募化之唱辭，亦非變文中之插曲。

至於P.2704寫卷之「平吟」、「側吟」注記意指為何？前輩學者之看法實仁智互見。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一文云：

吟有詠讀及歌吟二義。古今韻文不必皆歌，而咸可詠讀。講唱經文中之吟辭，當亦可包此二義。唯以各種標注考之，似為歌耳。

吾國漢魏以來樂，有所謂平調側調者……故余疑講唱經文中吟辭注平側者，其平側不但據字之聲調言之，宜兼音樂之歌調而言。<sup>11</sup>

孫氏以為「吟」乃歌吟，而「平」、「側」則指字之聲調，且兼音樂之歌調，即平調與側調。周一良於〈跋觀音偈讚〉則云：「側吟都是仄聲韻，平吟是平聲韻，也許這就是二者命名之由來。」<sup>12</sup>周氏以為「平吟」、「側吟」乃指韻腳之平仄而言，然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云：

七言四句（「遠辭蕭寺來相謁」以下四句）仄韻前，原有「令~~并~~」二小字，甲存，乙失。按諸《秋吟》，凡仄韻句不分六言、七言，皆標「吟」；凡平韻句乃標「斷」。此四句叶仄，例應標「吟」。「令」乃「吟」之訛。乙本第三句「吟了」寫「令了」可證。「~~并~~」字不可識，形與「平」近，又誤倒於「吟」下，茲據下一組〈千門化〉有「平吟」，亦訂為「平吟」，俟考。

今按辭前所有之平吟四句叶仄，辭後所有之側吟四句叶平，足見曰「平」曰「側」，並不指韻之平仄。辭後七言八句叶平者，既是「側吟」，則辭前「□當星月」云

<sup>10</sup> 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頁44。

<sup>11</sup> 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頁67、68、70。

<sup>12</sup> 轉引自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62。



云，同樣為七言八句之叶平者，其亦為「側吟」，殆無疑。故茲在「□當星月」上補「側吟」二字。何以「吟」上「平、側」標題與韻之平仄相反？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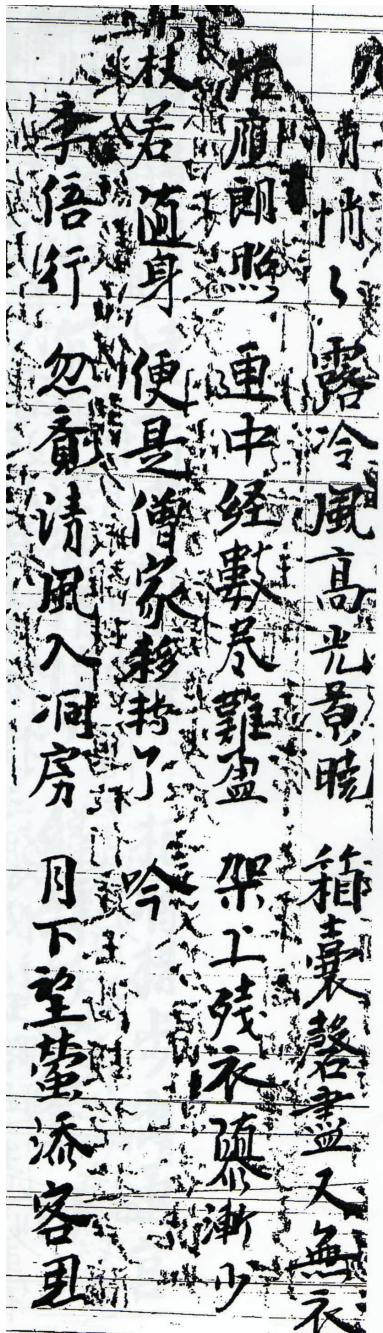
任氏考察P.2704寫卷上「平吟」、「側吟」之唱辭恰與其叶韻之平、仄相反，故主張「平吟」、「側吟」非指韻之平仄。<sup>13</sup>

竊觀P.3618〈秋吟一本〉中標注「吟」者，亦有平韻句，如「□□□□學倍行，忽覺清風入洞房」（圖二）、「將身何事立階庭，幸遇秋吟五利時」又「身披異種綺羅裳，四德三從豈讚揚」足見任氏所謂「凡仄韻句皆標吟」非正解。又P.2704寫卷「沙門入言」之最後有「念~~并~~」二小字（圖三），此乃變文中「念菩薩」之注記，可參見P.4980寫卷中之「大聖觀音~~并~~」（圖四），金榮華師所編《敦煌俗字譜》中「菩薩」之寫法亦可佐證（圖五）。然任氏不察，復以「凡仄韻句皆標吟」之誤解，以為「遠辭蕭寺來相謁」以下七言四句叶仄，例應標「吟」，「念」乃「吟」之訛，「~~并~~」又形似於「平」，遂將「念~~并~~」妄改作「平吟」。<sup>14</sup>之後任氏復就辭後七言八句叶平為「側吟」，於「當星月，護含生」之前妄自補上「側吟」二字，且據此判斷「當」字之前有漏字。然筆者就P.2704寫卷之微卷細觀，「當星月護含生」六字之書寫間距平均，且故意與左右之七言句式齊平，其書法與三三七七七之句式無異，故當無漏字。此外，「當星月」以下八句，其三三七七七七七之句式，正符合變文吟辭中之長偈體式，故無須畫蛇添足，妄自增補一字，以為七言八句。至於任氏於此處增補一字，使其符合七言八句，並就其韻脚叶平，補題為「側吟」，恐亦有削足適履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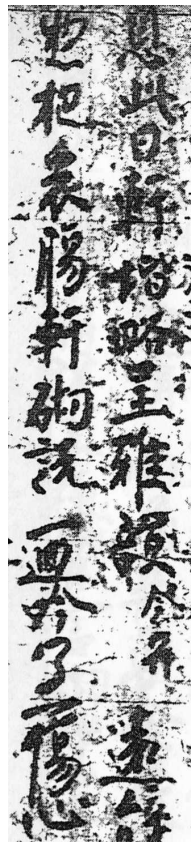
至於任氏主張「平吟」、「側吟」之「平」、「側」非意指韻之平仄，大抵所言不虛。竊觀寫卷之末有「兩兩共吟金口偈，三三同演梵音詩」句，正顯示此一寫卷乃僧人向百姓朱戶勸募所吟唱之詩辭，此吟唱之詩辭即俗講變文中之詩偈，足見其與變文之關係密切。然因有配樂，故「平吟」之「吟」當如孫氏所言，即歌吟也。至於「入言」之末句有「略呈雅韻」四字，可見此一吟唱詩辭有叶韻。然觀其用韻，凡長偈前之「平吟」，七言四句叶仄；凡長偈後之「側吟」，七言八句叶平，顯見此詩偈之「平」、「側」非叶韻之平、仄也。由於此詩偈乃便於釋徒沿街募化吟唱之用，非誦讀，且「平吟」、「側吟」又標注於詩偈之前，故此「平」、「側」非孫氏所謂之「平聲」與「側聲」，然確為孫氏所謂歌調之「平調」與「側調」也。

<sup>13</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8。此外，亦可參見任半塘、王昆吾編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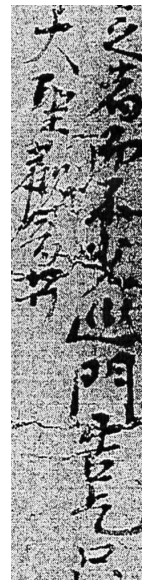
<sup>14</sup> 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一文中亦作「平吟」，見《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08年第1期，頁64。



圖二：P.3618 〈秋吟一本〉局部



圖三：P.2704寫卷  
「念菩薩」之注記



圖四：P.4980寫卷  
「大聖觀音菩薩」  
之注記

𠂔	菩薩
𠂔	菩薩
𠂔	菩薩

圖五：金榮華師所編《敦煌俗字譜》

由於「平吟」、「側吟」之注記乃指詩偈吟唱之「平調」與「側調」，又其注記與變文吟辭之注記相異，且就其內容而言，側重於長偈之吟唱，故不宜純以俗講變文視之，然是否可視為曲子辭？就其「入言」之開場與「側吟」之注記而言，仍殘存變文之形式，故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指出，P.2704寫卷之「入言」、「平吟」與「側吟」之注記，乃其著作所錄千餘首歌辭中所絕無僅有。<sup>15</sup>就任氏所收錄之重句聯章體歌謠觀之，何獨P.2704寫卷之形式如此獨特？此外，觀P.3618〈秋吟一本〉與P.2704寫卷之內容，兩者皆從佛家典律談起，然後述及時令、望濟寒衣之窘狀與悽情，之後復就賢哲（某官）、尊夫人、諸郎君、小娘子等一一懇切揚說，勸募寒衣，顯見此二寫卷之內容十分相似，形式上雖稍異，但與變文之關係密不可分，故不宜單以曲子辭視之。

就P.2704寫卷之內容與獨特之體裁形式觀之，此寫卷或可視為「俗講變文受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即此寫卷之體裁乃取佛經類講經文中之吟辭偈，以雜曲中重句聯章之反覆演唱形式，結合樂器之伴奏，便於僧侶沿街募化之吟唱歌辭。P.4980寫卷亦可作如是觀。至於此一「俗講變文受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其體例當由「入言」、「平吟」與「側吟」所構成。<sup>16</sup>

### 三、P.2704 及其相關寫卷內容之比較

就內容而言，P.3618〈秋吟一本〉、P.2704寫卷、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皆為師僧於夏安居後向朱門、百姓募化所講唱或吟唱之辭，關係十分密切。

#### (一) P.2704 〈三冬雪〉、S.5572 與 P.4980 皆改作於 P.3618

P.2704〈三冬雪〉與S.5572〈三冬雪詩〉之關係，如上文所述，此二寫卷當為同文異抄。<sup>17</sup>至於P.4980〈勸人布施文〉，其內容雖與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稍異：

<sup>15</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052。

<sup>16</sup> 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與形式之近似而言，筆者以為，長偈及其之前七言四句之短偈，〈千門化〉既注記為「平吟」，則〈三冬雪〉亦當如是。若「遠辭蕭寺來相謁」句前非「失注」，則以下詩偈當以何調吟唱？若此注記非「平吟」，而是「側吟」，則「秋風忽爾入僧扃」句前無須另注「側吟」。故「遠辭蕭寺來相謁」句前當「失注」，而此「失注」當注記為「平吟」，如此〈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前後體制相同，首尾一貫。

<sup>17</sup> 郭長城〈試論P.4980及「秋吟一本」之相關寫卷〉一文亦指出：「事實上，二者（S.5572與P.4980）是同一內容的複抄本，不宜有兩個擬題。」見《敦煌學》第六輯，1983年6月，頁103。按：此文中之P.4980乃P.2704之誤植，郭氏於〈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P.2704·P.4980〉中已提出更正。

前者募化椽木，後二者募化寒衣；然視為沙門向民眾募施乞捨之活動，則一也。此外，P.4980〈勸人布施文〉與P.2704寫卷皆為俗講變文受民間雜曲影響之「吟唱歌辭」，其吟唱詩偈與用辭又高度相似，如：

遠辭蕭寺來相謁，惣把哀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咽。(P.2704)

棄辭蕭寺來相謁，惣把哀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噎。(P.4980)

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全無一事衣，如何御被三冬雪。(P.2704)

話苦辛，申懇切，數個師僧門砌列；只為全無居住處，如何冬夏遮寒熱。(P.4980)

兩相比較，僅替換少數幾個辭語，其他辭句則完全相同，顯見兩者之關係密不可分。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一文指出，P.4980原卷似尚未完稿，故頗多抹改，文句亦較P.2704寫卷遜色，可知此卷乃據P.2704寫卷為底本之改作。<sup>18</sup>就此二寫卷之唱辭辭句、唱辭之前後順序與形式觀之，郭氏之言，信不誣也，惟須附帶一提，P.4980寫卷之內容誠乃P.2704〈三冬雪〉之改作，然卻與〈千門化〉無涉，此可由兩寫卷內容之比對得知。

至於P.2704〈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體裁雖異，然所述內容則高度雷同。如P.3618〈秋吟一本〉由白足高僧共邀流輩，於朱門分別向清同秋水之「某官」、鳳釵斜綴青絲之貴婦、文武雙全之公子、花癩瓊姿之閨女等募化冬衣。P.2704〈三冬雪〉則由數個師僧諷寶偈於長街，分別詣英聰、賢哲、尊夫人、諸郎君、小娘子、阿孩子等，望濟寒衣。兩寫卷所勸募之對象與唱辭之內容，僅些許之差異。復觀其用字遣辭，相同之語辭有：碧砌、護命、九旬、雅韻、狻座、共邀流輩、遠詣、悄悄、囊中、朱門、洪衢、謁人<sup>19</sup>、迦提、嫌生、肝膽、寶偈、退故等。相似之辭句更多，如「打毬汗透羅裳，令舞酒沾半臂」(P.3618)與「記愛打傍兼出熱，酒沾墨污損傷衣」(P.2704)；又同為卷末之唱辭：「更擬說，恐周遮，未蒙惠施懶歸家」(P.3618)與「苦再三，軒砌說，

<sup>18</sup>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見《敦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5。

<sup>19</sup> 筆者檢閱P.2704微卷，原文作「洪衢謁人時」，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校訂為「洪衢親許謁時人」。項楚於《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中以為任半塘之校訂為「時人」猶不叶韻，其實原文不誤，「謁人」當連讀，意指上門化募寒衣。「時」字與上下文「生」、「情」、「呈」、「溟」叶韻，正體現西北方音之特點。筆者以為，P.3618與P.2704寫卷之用詞有許多相似處，當可相互參照。按：P.3618〈秋吟一本〉中之唱詞為「滿面慙顏陳瑣薄，□□□□謁人風」，此處之「謁人」若依項楚之解釋，與前後文之文意亦頗能契合，故當以不改原文為是。至於潘重規先生於〈秋吟一本〉中以為「人」與「仁」通，故將「謁人風」以意改正為「謁仁風」，此與上文之「陳瑣薄」相對，或能自成一說，然由於本句殘缺四字，實難以從文意斷定孰是孰非，故備陳兩說以供參考。

未沐恩光難告別」(P.2704)。以上諸多雷同之處，絕非偶然，若非如任半塘所云：「彼此宜出於同時代之同一作者」<sup>20</sup>，則P.2704〈三冬雪〉必然是以P.3618〈秋吟一本〉俗講變文為底本而加以改作之吟唱歌辭。

## (二) P.2704 與 P.3618 寫卷之雅與俗

P.2704〈三冬雪〉之內容雖據P.3618〈秋吟一本〉改作而成，內容十分雷同，然P.3618〈秋吟一本〉起首之「□□言」中有「□寶偈於朱門，諷金言於碧砌者」、「此乃經文□□(罷)，偈讚休吟，僅課芭辭，略申讚嘆。」足見此俗講變文乃法師於朱門豪邸講唱經文後，復對朱門之男女大小講唱之詩文，目的在於勸募冬衣。至於P.2704〈三冬雪〉起首之「沙門入言」中有「諷寶偈於長街，□深懷於碧砌」、「此日軒階，略呈雅韻。」顯示此寫卷乃一般師僧沿街吟唱詩偈之底本，對象為普通市井小民，目的則為望濟寒衣。兩者之目的雖相同，然講唱者之身份不同，地點亦不同。因P.3618〈秋吟一本〉乃對朱門官宦而講，故講經者必為有道高僧或著名法師，而講唱之詩文亦因講唱對象之教育與文化水準較高，用辭較為典雅，每多對仗與用典。如「風高月冷，露結霜凝」、「洪鐘暮擊，聲聲而引碎鄉心；畫□□□，伯伯而傷侶(旅)夢」、「想王張(章)之說困，由臥牛衣；嘆顏子□□□，且被鶉服」、「□□子建之能，武播田文之略」、「□(班)超立志，猶申握管之悲；司馬強能，尚著題橋之恨」、「乍離洪衢情悄悄，纔辭竹戶意忡忡」等。反之，P.2704〈三冬雪〉之吟唱者為一般法師或僧尼，吟唱對象為普通市井小民，故其遣辭用字較P.3618〈秋吟一本〉通俗。如「□為全無一事衣」、「若不今朝到此來」、「不是三冬總沒衣，誰能向此談揚說」、「即是多寒且無熱，怕怖憂煎將告來」、「諸郎君，不要說」、「花下花前避炎熱」、「阿孩子，怜心切」等。

此外，若將此二寫卷內容相近之辭句相互對照比較，如「打毬汗透羅裳，令舞酒沾半臂」(P.3618)與「記愛打傍兼出熱，酒沾墨污損傷衣」(P.2704)；又「特將丹懇話忠(衷)情」(P.3618)與「總把衷腸軒砌說」(P.2704)<sup>21</sup>；又「□□消逅難可說，

<sup>20</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1。

<sup>21</sup>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錄此句為「總把衷腸斬切說」，並於注文中云：「辭內屢曰『斬切說』，即示坦白直陳，不事文飾也。」然筆者檢視P.2704寫卷之微卷，原卷作「軒砌」，非「斬切」。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亦錄作「軒砌」；項楚於《敦煌歌詞總編》匡補(四)則主張應作「軒砌」，「軒砌」即堂階，指上文之「碧砌」，項楚之匡補極為確切。至於上文「諷寶偈於長街，□□懷於碧砌」，任半塘亦誤作「碧砌」。項楚謂「本辭是僧徒化募寒衣之作，因此必然是面對施主而唱，不可能在「碧砌」中表演。」此說恐不盡然。筆者就P.2704寫卷中之書體觀之，卷中「砌」字之書寫習慣為「石尢刀」，其中「t」寫作「尢」，(一橫一豎又一點)，由於往右上挑之「點」，與「刀」之「短撇」過於迫切，而「十」之豎筆拉長，橫筆又與「刀」之橫折過於貼切，故任半塘誤作「碧砌」，非項楚所謂「不可能在碧砌中

擬無愁情聲傷咽」(P.3618)與「最傷情，難申說」(P.2704)<sup>22</sup>；又「箱囊罄(罄)盡又無衣」(P.3618)與「囊中青婚(緡)一箇無」(P.2704)等，兩相對照，則其中雅俗之分，亦判若雲泥。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一文亦謂P.3618〈秋吟一本〉之語氣委婉、客套，而P.2704〈三冬雪〉之聲哀辭切，呼求淒厲，具有較強之藝術感染力。<sup>23</sup>此乃因P.2704〈三冬雪〉勸募之對象主要為中下階層之市井小民，且沿街吟唱，故其遣辭用字須較直接、通俗，方能獲得民眾之同情與施捨。

## 四、〈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分別

### (一)唱辭內容與用辭之異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將P.2704寫卷之唱辭分成二組，分別題名為〈三冬雪〉(望濟寒衣)十五首與〈千門化〉(化三衣)七首，收錄於卷四之「重句聯章」體中。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而言，雖皆為沙門向民眾募化冬衣之吟唱歌辭，然細究其唱辭之內容與用辭，顯然存有極明顯之差異。如〈千門化〉唱辭起首之短偈：

卅歲離家如幻化，不樂聚沙騎竹馬；幸因雪嶺得為僧，寒衣佛勅千門化

明言其早歲離家，雪嶺為僧之原由，此乃P.3618〈秋吟一本〉與〈三冬雪〉中所未見。又「入王城，投長者，願鑿野僧相懇話」之唱辭，亦為〈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所未提。就此三句唱辭，互見於辭末之短偈：「暫離峯頂巡朱戶，略出雲房下翠微」，適足反映此僧來自山林之野，於夏安居後向朱門貴戶募化冬衣。至於〈三冬雪〉中雖有「師僧家，滋味別，不解經營無計設」之唱辭，然卻無〈千門化〉中「戀煙羅，不欲捨，只為嚴霜彤葉下」、「雖是僧，性閑假(暇)，唯有炎涼未免也」之自白。又相較於〈三冬雪〉之「苦再三，軒切說，未沐恩光難告別」與〈千門化〉之「除非證果離

表演」。此外，對照於P.3618〈三冬雪詩〉，使用「碧砌」一詞多達三次，亦可由此作為旁證。

<sup>22</sup> 郭在貽、張涌泉、黃征於《〈秋吟〉和《不知名變文》三種補校》(載《溫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二期，頁4)一文指出，「箱囊罄近又無衣」一句之「罄」原卷作「磬」，「磬」通作「罄」，然筆者檢閱P.2704寫卷之微卷，原卷當作「磬」，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亦錄作「磬」。按「磬」有巨石之意；「罄」則為玉石或金屬所製成之樂器；「罄」則形容器物中空。就本句之文意，當作「罄」，「磬」乃「罄」之誤寫。潘重規先生於「磬」字下「以意改正」作「罄」，方為正解。

<sup>23</sup> 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08年第1期，頁64。

胞胎，這回不向千門化」，其中唱辭風格之異，亦可由此意會。此外，〈三冬雪〉自稱「師僧」，而〈千門化〉則自稱「野僧」，用辭之異，亦頗堪玩味。

就用辭而言，雖然〈千門化〉與P.3618〈秋吟一本〉之用辭有相同者，如：「九旬」、「賞勞」、「朱門」、「月冷風高」、「五利」、「緇徒」與「加提」，然多為佛教用語，而〈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中之「傷心」、「悲咽」、「愁悵」、「怨恨」乃至於「鄉思」、「故國之思」，於〈千門化〉中則隻字未提。至於〈千門化〉中之「蟋蟀哀鳴」，亦不見於〈三冬雪〉與P.3618〈秋吟一本〉中，足見〈千門化〉之用辭有別於P.3618〈秋吟一本〉與〈三冬雪〉。

復就體裁形式與內容而言，〈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句式雖相同，皆為「三、三、七、七、七」之句式，然分屬不同之重句聯章。〈三冬雪〉之形式由「入言」、「佛號」、短偈、長偈、短偈、長偈組合而成，內容首述遠辭蕭寺諷寶偈於長街之哀腸，末以願同山嶽與滄溟之祝語作結，敘事與結構皆完備。至於〈千門化〉之形式，由短偈、長偈、短偈所組成，內容自卅歲離家雪嶺為僧至願開恩惠賞加提，首尾一貫，亦可單獨視為一組吟唱歌辭。

此外，〈三冬雪〉中之「三冬雪」為重句聯章，就重句聯章之意義與作用而言，在於凸顯全組旨趣之重點，使聽者體會深刻。<sup>24</sup>「三冬雪」之重句意在凸顯敦煌地區冬季之嚴寒；而作者更藉由「如何御被三冬雪」等問句，以博取世俗民眾之同情。至於〈千門化〉中之重句為「千門化」，作者藉由「三衣佛勅千門化」與「加提佛勅千門化」向民眾說之以理，勸人布施。兩組唱辭風格之分別，一則動之以情，一則說之以理，顯而易見。

由於〈三冬雪〉與〈千門化〉之內容、用辭與風格存有明顯之差異，故筆者以為，〈千門化〉之唱辭乃仿照〈三冬雪〉之重句聯章形式，由不同僧人所作。寫作此組唱辭之僧人，或為雲遊四海之野僧，或為隱居山林之山僧，其身份與一般寺院之僧尼不同，遂以〈三冬雪〉唱辭之形式，另撰新辭。由於兩組唱辭皆為僧尼募化冬衣之歌謠，且其形式又相近（就其句式、重句與平、側吟而言），故被放在一起抄錄，久而久之，後人不察，兩者遂不分。

<sup>24</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46。

## (二)斷章之訛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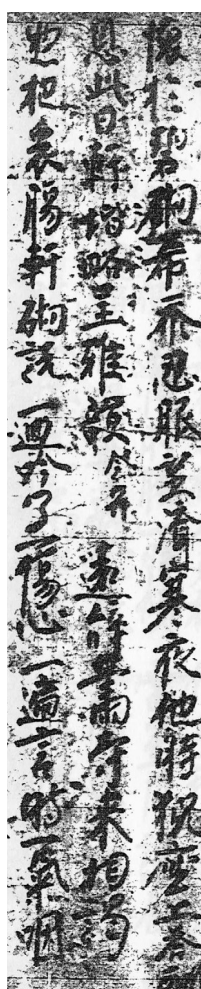
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首次將P.2704寫卷分成〈三冬雪〉與〈千門化〉兩組唱辭，此一劃分極為正確。然而若以「當星月，護含生」作為〈千門化〉之起始，恐怕值得再商榷。任半塘於校釋文中指出，〈千門化〉緊接〈三冬雪〉之後，起訖究竟如何，尚乏善本證實，惟前組末以「側吟」一首作結，彼此相當，故可作為劃分之依據。任氏所謂〈三冬雪〉以「入言」與「平吟」開端，而〈千門化〉則以「側吟」與「平吟」開端，恐似是而非之論。就筆者檢閱P.2704寫卷之微卷（圖六），〈三冬雪〉之「遠辭蕭寺來相謁」前並無「平吟」，且「當星月」句並無漏字，而〈千門化〉之「平吟」前亦無「側吟」。原來任半塘將「念~~并~~」誤判為「平吟」，又自行於「當星月」增補一缺字，並於句前補上「側吟」二字。其理由為〈三冬雪〉長偈後之七言八句叶平，即是「側吟」，則〈千門化〉長偈前「□當星月」同樣為七言八句之叶平者，故亦為「側吟」。筆者以為，從「平吟」、「側吟」之唱辭歸納出叶平者為「側吟」、叶仄者為「平吟」，已缺乏論據，且妄自於原文上填補「側吟」作為論證，則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就內容而論，〈三冬雪〉長偈後之短偈，從「秋風忽爾入僧局」至「遂將肝膽一時傾」，只寫家國之思、悽楚之情與來旨，未有望濟寒衣懇切之辭，文句亦意有未盡。其後之長偈，從「當星月，護含生」至「願同山嶽與滄溟」，則明示佛律之親許加提，盼惠施退故冬衣以換取無疆之福，足見此二首詩偈在內容上前後相接，文氣亦一貫。且考其內容與P.3618〈秋吟一本〉如出一轍，十分雷同，如「當星月，護含生」與「□□護命護生」（P.3618）、「恰到秋深愴客情」與「露結偏傷侶（旅）客情」（P.3618）、「願同山嶽與滄溟」與「施僧功德福無疆」（P.3618）、「退故慊生箱棒（捧）出」、「退故慊生惠與僧」與「嫌生不著虛盈櫃」（P.3618）等，不僅用辭相似，句意也相近。至於「客情」、「洪衢」、「謁人」、「退故」、「慊生」、「堦前」等用辭，則與P.3618〈秋吟一本〉完全相同。反之，以第二首長偈之內容與〈千門化〉之內容相較，則相去甚遠，且其用辭只有「金口」一辭與〈千門化〉相同。由此可見，第二首長偈當歸屬〈三冬雪〉。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將第二首詩偈貫上「側吟」，並依此歸屬於〈千門化〉，如此之劃分，顯非合宜。

至於「願同山嶽與滄溟」句下之「次下則也」，目前學者均錄為「次下側也」，缺乏校釋與考訂。然此「次下側也」之標注，於其他講唱經文中一無所見，不免令人疑惑。據筆者檢視國際敦煌項目：絲綢之路在線（IDP）與P.2704寫卷之微卷（圖七），赫然發現，原文作「次下則也」，非諸家所謂「次下側也」。由於寫卷正、反兩面皆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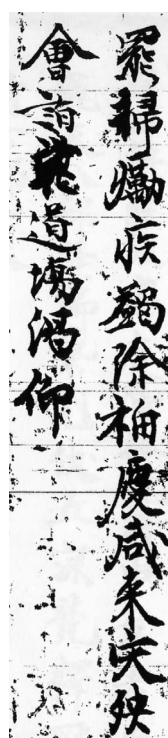
寫，正面〈曹議金疏文〉之「相」字之墨跡滲到背面（圖八），使「則」字不若「也」字清晰，然依其墨色之濃淡，字跡仍可辨認，並無「側」字之「亻」，顯然諸家校錄時未留意此細微處。「側」既為「則」之誤錄，而「則」乃計數之名，則此「次下則也」或可解為「下一組唱辭」，意謂其後承接另一組吟唱歌辭，故於長偈之末標注「次下則也」以示區別。之後「卅歲離家如幻化」為另一組吟唱歌辭之短偈，須以「平調」吟唱，故原寫卷於「次下則也」之後標注「平吟」。據以上之析論，若就整組唱辭之內容、形式來劃分，則〈千門化〉當始於「卅歲離家如幻化」此一短偈，非任半塘所謂「當星月，護含生」之長偈。



圖六：〈三冬雪〉之「遠辭蕭寺來相謁」



圖七：「次下則也」



圖八：「相」字之墨跡

由〈三冬雪〉與〈千門化〉之特殊形式，可歸納出源自講唱經文而受雜曲歌謠影響之「吟唱歌辭」，其形式由「入言」、短偈、長偈、短偈與長偈所組成。長偈前之短偈，或標注「平吟」，或不注；長偈一律不注；長偈後之短偈則標注「側吟」。至於〈千門化〉之唱辭較短，故形式僅有短偈、長偈、短偈，缺乏「入言」，若去除「平吟」與「側吟」之注記，則形式與雜曲歌謠相同，此亦可作為〈千門化〉晚作於〈三冬雪〉之旁證。〈千門化〉因仿作於〈三冬雪〉，且其性質相近，故附於〈三冬雪〉之後。後之傳抄者為便於區別二者，故於〈三冬雪〉長偈之末標注「次下則也」，以示區分。

## 五、P.2704 及相關寫卷唱辭之撰寫年代與作者

### (一) S.5572 〈三冬雪詩〉抄寫於五代

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冬雪詩〉均未註明唱辭之撰寫年代，僅S.5572〈三冬雪詩〉冊頁末有題記：「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此一題記方式極為特殊，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一文中斥為「頗為不倫」，且推斷此一寫卷當為五代時抄本。<sup>25</sup>潘重規先生於《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亦以為此寫卷為五代抄本。<sup>26</sup>此外，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中復云：「乙卯是前一年，題記中多此一筆紀年，用意何在？俟詳。此卷內容尚有（十空讚）辭，已收在本卷之末，亦同以顯德三年為寫本時代。」<sup>27</sup>按顯德乃後周世宗之年號，顯德三年時瓜沙之統治由曹元忠掌權，因此若謂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為五代，當無異議。至於任半塘所謂寫卷之題記為「顯德參年三月六日（據翟目，乃公元九五六年四月十九日）」，顯然與郭長城所錄「顯德參年十月六日」有異。<sup>28</sup>筆者就敦煌微卷與黃永武老師所編《敦煌寶藏》之影本加以比對（圖九），顯然當以顯德參年三月六日為是。

顯德參年三月六日雖為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然若謂此一寫卷歌辭之撰寫年代為五代，恐未必，畢竟寫本與唱辭之撰寫年代不一定等同，撰寫年代可能早於

<sup>25</sup>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敦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4。

<sup>2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頁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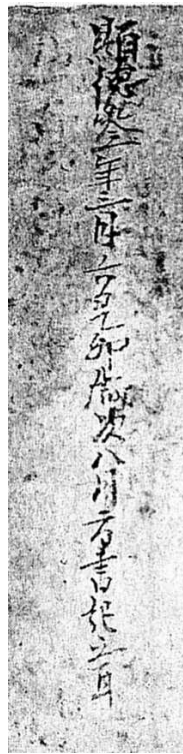
<sup>27</sup>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52。

<sup>28</sup>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 P.2704, P.4980〉，《敦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頁74。

寫本之抄寫年代。而探究此一寫本之撰寫年代，顯然比探究其抄寫年代更具意義，畢竟從撰寫年代之確定，可深究寫卷內容所反映之社會生活及文化內涵，甚至據此推斷出寫卷之作者。

## (二) P.3618〈秋吟一本〉與 P.2704〈三冬雪〉歌辭撰寫於吐蕃統治沙洲時期

由於S.5572〈三冬雪詩〉題記之紀年方式特殊，且抄寫年代又未必等同撰寫年代，故很難以此題記斷定歌辭之撰寫年代。欲推斷寫卷歌辭之撰寫年代及作者，唯有從寫卷之內容深究，抽絲剝繭，方能從蛛絲馬跡中尋出一些端倪。然S.5572〈三冬雪詩〉因殘損嚴重，且多數字跡模糊，故欲從內容判讀實有困難。所幸，S.5572〈三冬雪詩〉與P.2704〈三冬雪〉為同文異抄，故可從P.2704寫卷之內容進行探究。此外，P.2704〈三冬雪〉之內容、形式乃根據P.3618〈秋吟一本〉之講唱變文改作而來，故亦可就P.3618〈秋吟一本〉之內容與P.2704〈三冬雪〉之內容相互參照比對。



圖九：S.5572〈三冬雪詩〉「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之題記

查P.2704寫卷中有唱辭：「故國末期愁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而在P.3618〈秋吟一本〉中也可感受到此種家國之思與悲慟。如P.3618〈秋吟一本〉駢文云：「洪鐘暮擊，聲聲而引碎鄉心，畫□□□，伯伯而傷殘侶（旅）夢。」又詩偈云：「曉鍾（鐘）驚夢肺肝消，□□□（傷）魂肝膽烈（裂）」、「□□□破異鄉心，侶（旅）客傍惶情慘切」、「霜凝迴繫殊鄉思，露結偏傷侶（旅）客情」等。何以僧侶「傷魂肝膽裂」？顯然非秋涼無冬衣，而是觸景傷情。聽「孤鴻叫鳴噎之聲」，鴻鴈尚吟離寒之韻，何時方能回歸故國？見「天邊鴈緒（序）去還來」、「月下螢光生又滅」，難免傷嘆返鄉之日遙遙無期。何以無法返鄉，漂泊於外？這些唱辭與文句，雖不直言故國之思，然其情溢於辭，昭然若揭。

就內容而言，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冬雪詩〉四寫卷乃僧徒向百姓募施勸化之講唱文或唱曲。其中或募化冬衣，或募施椽木，總之，作者之身份必為佛門中人。作者既為佛門中人，而詩文中又充分流露亡國之痛與濃烈之鄉愁，足見此時瓜沙之地必然陷於外族，使得作者倍感身世飄零，無所依託，雖身為化外之人，猶不免黯然神傷。值得注意的是「故國末期」四字，已充分反映作者對故國之思念，期待能早日回歸祖國，一解思鄉之愁。從「故國末期愁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兩句，可斷定S.5572〈三冬雪詩〉後之題記年代絕非歌辭之撰寫年代。就顯德二年（955），曹元忠遣使朝貢，後周世宗命以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一事觀之<sup>29</sup>，可知曹元忠統治瓜沙時仍與中原王朝保持臣屬關係，並以後周世宗之年號——顯德紀年。曹元宗統治瓜沙長達三十年，為歸義軍節度使中統治時間最長者，而此時瓜沙曹氏政權亦從曹議金取代張承奉後（914A.D.）臻於鼎盛，開創較為平穩之局面；加上曹元忠及其夫人潯陽翟氏十分佞佛，就此一政治社會背景而言，沙門絕無可能產生如此亡國思鄉之唱辭。此外，此時歸義軍孤懸河西已有一段時日，中原五朝亦幾經改朝換代，故豈有所謂「故國末期」之「故國」存在，足見寫卷歌辭之撰寫年代絕非此時。

按敦煌藏經洞封存於西夏占領沙州之前，而西夏統治瓜沙之前曾經有兩個異族統治過瓜沙，分別是回鶻與吐蕃。據劉玉權〈關於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一文指出，西夏軍隊於景祐三年（1036）攻陷沙州前，沙州曾發生一場政治動亂，沙州回鶻因而取代曹氏歸義軍，時間就在天聖八年（1030）。<sup>30</sup>從天聖八年至景祐三年，沙州受回鶻統治之間有六年。若謂P.2704寫卷歌辭之撰寫時代即是此時，恐怕未必。首先，劉進寶於

<sup>29</sup>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五》（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98冊，頁7767。

<sup>30</sup> 劉玉權：〈關於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頁2。

《敦煌歷史文化》一書中指出，據《宋會要輯稿》、《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有關「沙州回鶻」之記載，歸義軍晚期自曹元忠去世後，政權已逐漸控制在回鶻人手中，沙州已逐漸回鶻化。<sup>31</sup>至曹賢順時期，據《遼史·聖宗本紀》載，開泰三年（1014）四月，「乙亥沙州回鶻曹（賢）順遣使來貢」<sup>32</sup>；又開泰九年七月，「遣使賜沙州回鶻燉煌郡王曹（賢）順衣物」。<sup>33</sup>由「沙州回鶻燉煌郡王」等稱呼可知，此時沙州回鶻之勢力已非常強大。若就歸義軍晚期沙州逐漸回鶻化此一事實推斷，回鶻對沙州短暫六年之統治，不可能誘發此等國破家亡之痛感。又據S.5572〈三冬雪詩〉之題記及其書法研判，顯然該寫卷是抄本，且抄寫者之書法拙劣，絕無可能為此一詩文之作者。又此寫卷既是抄本，則底本之撰寫年代必在顯德二年（955）之前，故寫卷之寫作年代絕不可能為回鶻統治沙州時期。

據《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吐蕃攻佔沙州時，遭沙州軍民頑強抵抗，長達十一年之久，後沙州糧械皆竭，迫不得已，以「不徙它境」之條件出降。可知沙州軍民對吐蕃異族之入侵，必然帶有強烈之仇視心理，此乃民族性使然。至於吐蕃之侵略，目的在於掠奪人口與財物，其燒殺擄掠之行為，給沙州軍民帶來極大災難。唐·沈既濟《建中實錄》載：「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婢僕，故其人苦之。」<sup>34</sup>又唐·沈亞之《沈下賢文集》卷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云：

臣嘗任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恩如此。<sup>35</sup>

根據沈既濟與沈亞之於河西、隴右之見聞<sup>36</sup>，可知吐蕃對敦煌漢族之壓迫與劫掠，不僅加深漢族對中原唐朝故國之思念，同時也再度激起漢族對吐蕃之仇視與反抗。為了消

<sup>31</sup>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42~143。

<sup>32</sup> 《遼史》卷十五〈聖宗本紀〉，見〔元〕脫克脫等撰，〔清〕錢大昕考異，王德毅、徐芹庭斷句：《遼史》（臺北：新文豐，1975年8月），頁87。

<sup>33</sup> 《遼史》卷十六〈聖宗本紀〉，見〔元〕脫克脫等撰，〔清〕錢大昕考異，王德毅、徐芹庭斷句：《遼史》（臺北：新文豐，1975年8月），頁92。

<sup>34</sup> 〔宋〕司馬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9月），第12冊，頁7280。

<sup>35</sup> 〔唐〕沈亞之《沈下賢文集》，引自《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6月）第100冊，頁751。

<sup>36</sup> 劉進寶於《敦煌歷史文化》中誤將沈亞之視為沈既濟。按：沈亞之（781~832），撰有《沈下賢文集》；沈既濟（750~800），撰有《建中實錄》。兩者非同一人。

除漢族反蕃之情緒，吐蕃也強制推行蕃化政策，企圖從語言、風俗等方面之改造，消除種族之隔閡。據敦煌寫卷S.6161〈殘表狀〉載：

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形遵辮髮，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銜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風，申屈無路。

顯然吐蕃之蕃化政策徒使漢族更加怨恨，對故國之思也因而更加濃烈。據《新唐書·吐蕃傳》所載劉元鼎出使吐蕃之見聞：「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又「(沙)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sup>37</sup>足見在吐蕃統治下之沙州漢人，無時無刻心繫故國，期待唐軍早日收復故土，回歸故國。此一社會背景，亦促成張義潮以「歸國」為口號，團結各方力量，一舉收復沙州，成立歸義軍政權。

張義潮沙州起義成功，部份要歸功於釋門教首及僧徒之支持<sup>38</sup>。吐蕃篤信佛教，統治敦煌時期大興佛事，廣度僧尼，當時僅三萬人之沙州便有上千僧尼，其中部份高僧猶可參與政事，對政治、社會之影響頗大。如擔任「蕃大德」之法咸、悟真，張義潮女婿李明振之叔父僧妙牟亦於吐蕃贊普左右參與政事，兼「臨壇供奉」，而名僧洪晷，更是位居「知釋門都法律兼攝行教授」，總管整個敦煌佛教教團。以敦煌佛教之盛行，僧尼享有較高之社會地位，教團及其依附人口超過沙州總人口數之五分之一<sup>39</sup>，顯然這些僧官對於僧徒及敦煌百姓必然有很大影響力。如洪晷貴為釋門教首，其「遠懷故國，愿被皇風」之態度，對張義潮之收復沙州，不僅給予極大之精神支持，更給予實質武裝力量協助。故沙門之支持，實為張義潮沙州起義骨幹力量之一。<sup>40</sup>

若從張義潮沙州起義此一史實之社會背景觀之，顯然當時沙州民眾乃至於沙門，普遍瀰漫對唐朝故國之思，此一史實恰與P.2704〈三冬雪〉之唱辭：「故國末期愁悄悄，相關思處淚盈盈」相吻合，故筆者以為，P.3618〈秋吟一本〉與P.2704〈三冬雪〉唱辭之撰寫年代，當在吐蕃占領沙州之後至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以前，即西元786~848年之間。

<sup>37</sup> 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9月），頁138。

<sup>38</sup>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5。

<sup>39</sup>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十講〈敦煌學與中古社會史研究〉之佛教教團與僧尼生活，頁216。

<sup>40</sup> 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105。

至於P.3618〈秋吟一本〉之作者，施謝捷於〈伯三六一八《秋吟一本》補校〉一文中指出，〈秋吟一本〉之語言帶有六朝駢儷遺風，當為確言，然若謂此文之作者為六朝之僧人，恐未必。竊觀P.3618《秋吟一本》之用語每多對句，如：「□□言澄潭萬丈，潛龍之必奪錦鱗；峻岳千層，□鳳之須張翠翼」，其中「澄潭萬丈」與「峻岳千層」相對，「必奪錦鱗」與「須張翠翼」相對；又「□□□□三從讚美，四德傳芳」，其中「三從」與「四德」相對；「讚美」與「傳芳」相對；又「吹笙管以調清音，弄琵琶□□新曲」句中「吹笙管」對「弄琵琶」，「清音」對「新曲」。此外，文中亦可見用典之句，如「想王章之說困，猶臥牛衣，嘆顏子□□□，且被鶉服」，以「王章臥牛衣」<sup>41</sup>，並借用「子夏被鶉服」之典故<sup>42</sup>，形容僧人生活之貧困。又「僧以廚虧瓊粒，望元（原）憲而似觀石崇，架□□裝，見遠銜（阮咸）而如觀楊秀（羊琇）。」以「石崇」、「元憲」、「遠銜」、「楊秀」之典故對比來形容僧尼生活困頓之悲情。就文中用辭之對仗與用典，可知作者之文學素養極高，絕非一般普通僧人所可為。

此外，敦煌寺院俗講演述之主要場所為寺院，講述人除了主講法師外，尚有都講，皆地位較高之名法師。由於講述內容為佛經，因此無論是主講法師或講經文作者，皆須為具備文化修養之著名大德禪師。從P.3618〈秋吟一本〉文中所載：「此乃經文□□（罷），偈讚休吟，謹課芭辭，略申讚嘆。」可知此文乃法師講述經文後之講唱詩文，故主講者不是法師就是督講，而此講唱文之作者當為吐蕃統治沙州時期之法師或督講。

### （三）P.2704 〈千門化〉唱辭撰寫於後周至北宋初年

P.2704寫卷之〈三冬雪〉與〈千門化〉既為兩組不同之吟唱歌辭，故其撰寫年代亦不同。據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題，P.2704寫卷兩面均有文字，正面為曹議金四疏，長興四年一通，五年三通，背面則有〈不知名唱文用三七句〉、〈贊梵本多心經〉與〈贊行經〉。王氏所題之〈不知名唱文用三七句〉即〈三冬雪〉與〈千門化〉。一般而言，寫卷背面之文書當晚於正面，而P.2704寫卷之正面既為曹議金之疏文，故背面佛經等之抄寫年代必然晚於正面。由於P.3618〈秋吟一本〉與〈千門化〉之唱辭內容、風格相異，且〈千門化〉又僅見於P.2704寫卷，故依目前所見文獻推斷，〈千門化〉歌辭當撰寫於曹議金四疏之後，即後唐長興五年之後，亦即後唐應順元年，西元934年6月

<sup>41</sup>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引自〔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76，頁683。

<sup>42</sup>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鶉衣懸壁。」引自〔唐〕徐堅撰，楊家駱主編：《初學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卷18，頁445。

28日之後。<sup>43</sup>

竊觀P.2704〈千門化〉之唱辭即抄錄於〈三冬雪〉之後，足見其撰寫時間當晚於〈三冬雪〉。又S.5572〈三冬雪詩〉為冊子本佛教歌曲叢抄，其後未見有〈千門化〉之抄錄，據此可推論〈千門化〉唱辭之撰寫時間或晚於S.5572〈三冬雪詩〉。S.5572〈三冬雪詩〉抄寫於顯德三年（956），故依目前可見文獻推斷，〈千門化〉當撰寫於西元956年之後，即五代後周至北宋初年這段期間。

至於S.5572〈三冬雪詩〉之書法拙劣，且其冊頁末有怪異題記：「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故筆者以為S.5572〈三冬雪詩〉必為抄本無疑。由於抄書者非專業寫經生或書手，既不善書法，又不諳卷末題記之方式，故產生如此不倫之題記。對照敦煌遺書中相類似之寫卷題記，如P.2681〈論語集解卷第一殘卷〉之題記：

大唐前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燉煌縣歸義軍學士張喜進書記之也。

又P.2718〈茶酒論一卷〉題：「鄉貢士王敷撰」，末題：

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衛院弟子關海員自手書記。

蓋《論語集解》顯非張喜進所撰，而P.2681〈論語集解卷第一殘卷〉為張喜進所抄錄，故題「書記之」。至於《茶酒論》乃王敷所撰，關海員親手抄錄，故題為「自手書記」。可知寫卷上所題「書記」，乃指抄錄以記之。此外，據P.2716〈論語集解卷第七〉（僅存憲問第十四）末題：

大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學生令狐再晟寫記。

咸通五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令狐文進書記。

可知一個寫卷也有可能出現兩個紀年不同、抄寫者也不同之題記。按：大中九年乃西元855年，咸通五年則為西元864年。由抄寫者之身分及抄寫年代之前後，可判定後一個書記乃就前面之寫記抄錄之，亦即此P.2716〈論語集解卷第七〉乃先由學生令狐再晟抄寫，九年之後，復由童子令狐文進據令狐再晟之抄本又抄錄一次。蓋令狐文進於抄錄時，或為表明其抄寫之底本為令狐再晟之抄本，故將令狐再晟之題記抄錄於前，自己之題記抄寫於後，此一現象有如吾人轉引他人文章時，於附注中注明引用文章之出處，其目的相同。

<sup>43</sup> 薄小瑩：《敦煌遺書和文紀年卷編年》（長春：長春出版社，1990年3月），頁131。



就此一寫卷有兩個紀年之現象推論，S.5572〈三冬雪詩〉之抄寫年代當為顯德參年，即西元956年，而其抄寫之底本則為顯德二年，即西元955年。據題記注明為「書記之耳」，可知S.5572〈三冬雪詩〉抄寫之底本亦為一抄本，且此抄本所據之底本年代必在西元955年以前。

#### (四) P.4980 〈勸人布施文〉 撰寫於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

在P.2704寫卷、P.3618〈秋吟一本〉、P.4980〈勸人布施文〉與S.5572〈三冬雪詩〉諸寫卷中，只有P.4980〈勸人布施文〉知其作者為「談信」。關於P.4980寫卷，陳祚龍定此卷為〈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題為〈佛曲〉，郝春文則定此卷為〈僧談信等乞施文〉，並以為此卷作於吐蕃時期。<sup>44</sup>郝春文對此寫卷之擬題：〈僧談信等乞施文〉，顯然比〈勸人布施文〉、〈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佛曲〉等更能凸顯寫卷之作者身分。惟就寫卷之唱辭內容而論，陳祚龍定此卷為〈巡門造乞椽木修造僧房偈并序〉，恐更貼近寫卷唱辭「募椽」之訴求，且能與其他寫卷「募衣」之訴求有所區別。

觀P.4980寫卷之行文、用辭，與P.2704〈三冬雪〉十分相似，然文句稍遜色，且原卷似未完稿，頗多抹改。誠如郭長城所見，P.4980寫卷之內容乃根據P.2704寫卷為底本所改作。若將此二寫卷相互對照，可發現不僅其中有部分唱辭相同，連句式也十分相似，甚至部分唱辭之順序也一樣，足見此一寫卷當仿作於P.2704〈三冬雪〉，作者為僧談信。

至於此一寫卷之撰寫年代，若如郝春文所言，作於吐蕃時期，則P.4980寫卷與P.3618〈秋吟一本〉、P.2704〈三冬雪〉之寫作時間將極為接近。然P.2704〈三冬雪〉乃據P.3618〈秋吟一本〉講唱變文為底本而改作，而P.4980寫卷又仿作於P.2704〈三冬雪〉，就P.4980寫卷唱辭中並無〈三冬雪〉所含「故國之思」，故筆者推論，此一寫卷唱辭當撰於〈三冬雪〉之後，即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

## 六、P.2704 〈三冬雪〉 反映敦煌僧尼之社會生活

從P.2704寫卷之內容，可瞭解當時敦煌僧尼生活之概況。〈三冬雪〉開頭之「入言」：「如來典句，蓋不虛拈。令護命於九旬，遭加提於一月。」點出僧尼沿街募化寒衣之

<sup>44</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末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四章〈敦煌僧尼的京教活動〉，頁259。

行為，乃是根據佛典之記載。此處所謂之「佛典」，即〈律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衣事一卷〉，其云：「利養。」根據此段記載，沙門僧尼得以在三月坐兩安居後，手持衣鉢，遊行人間，隨意多求衣，此即〈千門化〉所謂：「三冬月，九月罷，護戒金園僧結夏，賞勞施設律留文」。所謂九旬即三月，指夏季三月（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依經律規定，僧尼當於此三月集中於寺內致力坐禪修學，屏除一切雜務，禁止外出，此即所謂「安居月」。僧尼於安居月坐畢，即可出遊人間接受施捨，此乃世尊之恩典。至於唱文中之「話苦辛，申懇切」，乃意指「三冬」將至，然「囊中青婚（緡）一箇無，身上故衣千處結」，顯示「全無一事衣」之窘境。此處所謂「三冬」，乃指冬季三月，即冬季。據唐·楊炯〈李舍人山亭詩序〉詩：「三冬事隙，五月歸休。」又杜荀鶴〈溪居叟〉詩：「不說風霜苦，三冬一草衣。」可知三冬乃指冬季。敦煌之冬季何以讓這些僧尼如此愁苦？原因即在於敦煌地處內陸，海洋氣流不能到達，冬季酷寒，一月平均溫度為攝氏零下七度<sup>45</sup>，僧尼在「寒窗冷櫺一無衣」之窘境下，無奈吟唱此一悲調。何以敦煌僧尼「不是三冬總無衣」？就敦煌僧尼之經濟來源，除了「施捨」、「出唱」外，尚有來自承擔寺院勞役及參與寺院組織之法事活動，不定期由僧團領得之宗教收入—餽利；同時還可通過為他人做法事來賺取布或糧食。<sup>46</sup>在餽利方面，一般寺院在春秋官齋、十二月結壇轉經等宗教活動中，皆可獲得齋餽布與糧食。如P.2032背〈後晉時代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有「布一疋，秋官齋餽入。」又P.2049背〈長興二年正月沙州淨土寺直歲愿達手下諸色入破曆算會牒〉中有「布壹疋，春官齋餽入。」然而這些官方所舉辦之宗教活動所獲得之神佛食與僧料，大多用於活動所需，如P.2409背〈同光三年正月沙州淨土寺直歲保護手下諸色入破曆算會牒〉中有「麵兩碩伍斗，十二月中間十日及雷闍梨解齋等用。」又「麵玖斗，十二月城上結壇造神佛食及沿壇僧解齋時用。」故雖有所謂「官施」之收入，然而僧尼之實際所得並不多。至於請僧設齋舉行法事之所得，則由參與之僧尼均分，這些施捨物品，是沙州僧人宗教收入的重要來源。據郝春文對敦煌僧尼之宗教收入研究顯示<sup>47</sup>，沙州僧尼純靠從事佛教活動為生者僅佔全部僧尼總數之五分之一，普通僧人在一般情況下僅靠宗教收入難以維生，必須從事其他經濟活動才能生存。而這些經濟活動即指從事農業生產與其他世俗活動。農業生產顯非僧尼之專業，故敦煌寫卷中有記載僧人雇人種田及出租土地之情

<sup>45</sup>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上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12月），頁8。

<sup>46</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末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11。

<sup>47</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末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六章〈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下）〉，頁365。

事，如P.2451〈乙酉年二月十二日乾元寺僧寶香雇百姓鄧件子契〉，記僧寶香雇鄧件子耕種麥地三畝、粟地四畝。又P.3155背〈天復四年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載僧令狐法性因「要物色用度」，遂將口分地八畝典租百姓。此僧人不善農事之情形，亦反映於P.2704寫卷中之唱辭：「師僧家，資（滋）味別，不解經營無計設。」由於「不解經營」，而宗教收入又少，可見敦煌一般僧尼之生活已十分窘困。至於沙彌、沙彌尼等下層僧尼，更是如此，苦不堪言，故P.2704寫卷之唱辭開頭即云：「遠辭蕭寺來相謁，總把衷腸軒砌說，一迴吟了一傷心，一遍言時一氣咽。」由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寺院已停止供應僧尼日常飯食，<sup>48</sup>官府也不供應僧尼口糧，而敦煌僧尼又須向官府納稅，如當時之土地稅收有地子、渠河口作、官布和柴草等。此外吐蕃管轄敦煌中期，僧人又須承擔官府之徭役與兵役、寺院之勞役，足見當時一般僧尼生活確為困頓，故從P.2704寫卷中可充分感受其無奈與哀悽，如唱文中之辭句：「最傷情，難申說，杖笠三冬皆總（闕）」、「座更闌，燈殘滅，討義尋文愁萬結」、「若不今朝到此來，如何御被三冬雪」、「恨嚴凝，兼臘月，即是多寒且無熱」、「苦再三，軒砌說，未沐恩光難告別」、「故國末期愁悄悄，鄉關思處淚盈盈」、「鴈來親、燕去也，獨對孤燈歎福寡」。

張義潮敦煌起義何以能獲得僧人之支持，除了有教首洪習等僧官之支持外，筆者以為，當與吐蕃部分政策加重僧人之負擔，如徭役與兵役等，使一般僧人更加窘困，因而引起僧怨有關。至於任半塘於《敦煌歌辭總編》之校釋文中，以「杖笠三冬皆總（闕）」之唱辭指責僧侶之貪婪無厭<sup>49</sup>；以「未沐恩光難告別」、指責其「強求惡化，分明訛詐」，此乃因未能瞭解當時敦煌僧尼之生活窘境所造成之誤解。蓋杖、笠乃基本生活之所需，連此基本生活物資都缺乏，正顯示生活已無所憑藉，故未蒙施捨，何以維生？何以渡過此漫漫寒冬？此乃「難告別」之苦衷，「難申說」之哀情，亦為此寫卷對當時僧尼生活之真實反映，不必將它做負面之曲解。又〈千門化〉之唱辭屢言「三衣佛勅千門化」，又「除非證果離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任半塘斥其「存心訛詐，口氣奸狡，而面目猙獰」，並視為「邪命說法」。<sup>50</sup>然就〈千門化〉寫作年代之社會背景而言，至歸義軍時期，尤其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普通民眾對施捨或參與佛教活動，信仰成份已減少，而求得社會承認、娛樂與文化成分則日益增多。民眾對僧人之施舍減少，反而熱衷於自己組織起來從事修窟、造像與設齋等佛教活動，寺院與僧人在民眾心中

<sup>48</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末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二章〈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頁115。

<sup>49</sup>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48。

<sup>50</sup> 任半塘：《敦煌歌詞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61。

地位顯然大幅低落。<sup>51</sup>在如此不利於僧尼募化之現實環境下，僧尼只好以「三衣佛勅千門化」之經律，以「除非證果離胞胎，這迴不向千門化」來說之以理，以「不因五利佛留文，緇徒爭敢千門化」來動之以情，期使民眾「願開恩惠賞加提」，此乃迫於現實之無奈，故評論此首吟唱歌辭之內涵，須兼顧歌辭寫作之時代與社會背景因素，不能單以唱辭文句做片面之詮釋。

## 七、結論

關於P.2704寫卷之體裁，向來學者將其歸為變文或曲子辭，然就其形式與變文、曲子辭相互比較，顯然片面地歸諸於哪一種體裁均不妥當。P.2704寫卷雖殘存變文講唱之形式，然就其「平吟」、「側吟」之注記與側重唱辭而言，實與變文有異，故將其視為變文，似有不妥。然如任半塘將其收入敦煌歌辭之中，則其殘存之變文形式，又與其他歌辭之形式格格不入。此吟唱歌辭，乃由「入言」、「平吟」、「側吟」構成一完整吟唱體例。至於此吟唱歌辭中之「平吟」、「側吟」注記，非孫楷第所謂之「平聲」與「側聲」，亦與變文中之「側吟」、「吟」不盡相同，實乃「平調」與「側調」也。此注記意味以下詩偈乃以「平調」或「側調」來吟唱，故不能一概視為變文，然或可視為佛教講唱經文受民間雜曲歌謠影響之吟唱歌辭，用以宣唱佛理，勸募冬衣，卻不依附於俗講和轉變之佛曲。

P.2704寫卷與P.3618〈秋吟一本〉、S.5572〈三冬雪詩〉與P.4980〈勸人布施文〉之關係十分密切。就寫卷之體裁、形式而言，P.3618〈秋吟一本〉為變文，用辭典雅，多對仗與典故；P.2704寫卷為重句聯章之吟唱歌辭，用辭較P.3618〈秋吟一本〉通俗，且因殘存變文形式，有「入言」與「平吟」、「側吟」之注記，異於一般曲子辭。至於S.5572〈三冬雪詩〉，則為P.2704〈三冬雪〉之同文異抄，惟殘損過甚，不易判讀。又P.4980〈勸人布施文〉，乃仿作於P.2704〈三冬雪〉，其唱辭之辭句與句式多與P.2704〈三冬雪〉相類，然體式非重句聯章，亦無變文「平吟」、「側吟」之注記。

就P.2704寫卷與其相關寫卷之內容而言，雖皆為僧尼冬季募化之唱辭，然亦略有分別。P.3618〈秋吟一本〉乃沙門於朱門豪邸講唱經文後，復對朱門男女大小講唱勸募冬衣之詩文，而S.5572〈三冬雪詩〉與P.2704〈三冬雪〉乃據P.3618〈秋吟一本〉之內容改作而成，為便利一般僧尼沿街吟唱望濟寒衣之歌辭。至於P.4980〈勸人布施文〉，則

<sup>51</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末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59。

為僧尼向百姓募施椽木以蓋僧房之吟唱歌辭。

至於P.2704寫卷中之〈三冬雪〉與〈千門化〉，乃不同之兩組吟唱歌辭，作者不同，寫作年代也不同。因其內容皆為僧尼募化之唱辭，形式又相近，後人遂將此二首歌辭傳抄在一起。潘重規先生復將此二首歌辭合而為一，重新擬題為〈秋吟一本〉(二)，視為變文。任半塘則將其視為曲子辭，一分為二，然劃分時未能細察原卷，妄自增刪原文，以致於產生訛誤，誤將「□當星月護含生」至「願同山獄與滄溟」此長偈劃歸於〈千門化〉。此外，諸家校錄時亦未特別留意「次下則也」之注記，因寫卷正面〈曹議金四疏〉滲透之墨跡而誤錄為「次下側也」，導致不知其所云。

P.2704〈三冬雪〉之撰寫年代，可就寫卷中「故國未期愁悄悄」之內容，與S.5572〈三冬雪詩〉之雙題記、P.3618〈秋吟一本〉中之「鄉思」情懷進行深究。向來學者以為S.5572〈三冬雪詩〉之題記不倫，然筆者以其抄寫之書法墨跡拙劣，又參照於敦煌其他寫卷中之雙題記形式，以為此乃不善抄書者，不諳題記之誤題。然據此誤題猶可判斷此寫卷之抄寫年代為顯德三年，而其所據底本之抄寫年代則為顯德二年。據此題記及史實分析，則P.2704〈三冬雪〉之撰寫年代當在西元748~781年之間，即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至於作者，或與P.3618〈秋吟一本〉同為有德而學養甚高之法師或都講。P.4980〈勸人布施文〉則撰寫於張義潮推翻吐蕃統治沙州之後，作者為學問僧談信。至於P.2704〈千門化〉，據其歌辭內容所述，乃出自雲游四海或深居山林之野僧，以〈三冬雪〉之形式另撰新辭，撰寫於西元934年之後。

至於P.2704寫卷反映之社會現實，即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一般僧尼困窘之生活環境，其中充滿家國之思與生計貧乏之悲感。此外，由P.4980寫卷之內容，也反映晚唐一般民眾對僧尼募化之態度與僧尼社會地位之低落。

## 參考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 王忠著：《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9月。
- 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6月。
- 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11月。

-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任半塘、王昆吾編：《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 向達等：《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
- 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
- 周紹良主編：《敦煌文學概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
-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 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收入向達等撰，《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12月。
- 項楚著：《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6月。
-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
- 聖嚴法師：《律制生活》，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年1月。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
-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
-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
- 劉進寶編著：《敦煌歷史文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 薄小瑩：《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長春，常春出版社，1990年3月。
-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上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12月。

## 二、學位論文

- 王定勇：《敦煌佛曲研究》，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
- 林玫儀：《敦煌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年6月。
-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6月。

## 三、單篇論文

- 王志鵬：〈從敦煌聯章歌辭看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08年第1期。
- 曲金良：〈敦煌寫本變文、講經文作品創作時間匯考——兼及轉變與俗講問題〉，《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

- 李騫撰：〈唐變文的形成及其與俗講的關係〉，《敦煌學輯刊》第2期，1985年11月。
- 施謝捷：〈伯三六一八《秋吟一本》校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第4期。
- 郭長城：〈試論P四九八〇及「秋吟一本」之相關寫卷〉，《敦煌學》第6輯，1983年6月。
- 郭長城：〈敦煌變文集失收之三個與「秋吟一本」相關寫卷敘錄——S.5572，P.2704，P.4980〉，《敦煌學》第11輯，1986年7月。
- 郭在貽、張涌泉、黃征撰：〈《秋吟》和《不知名變文》三種補校〉，《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2期。
- 張涌泉：〈《敦煌歌辭總編》校議〉，《語言研究》，1992年第1期。
- 黃征：〈《敦煌歌辭總編》校釋商榷〉，《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
- 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四）〉，《文史》第38輯，1994年2月。
- 榮新江：〈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評介〉，《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潘重規：〈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孔孟月刊》，第28卷第1期。
- 羅宗濤：〈敦煌變文中詩歌形式之探討〉，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編，1981年10月。
- 蘇金花：〈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私有地產的經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蘇金花：〈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